

一代史家
千秋神笔

蔡东藩

一部真实可信的三国历史

以正史为经
以轶闻为纬
务求确凿
不尚虚诬

說三國

蔡东藩 著

还原三国历史，解读中国传统政治智慧
不可不读的三国经典之书

国史典藏



国史典藏

蔡东藩著

一代史家
春秋神笔

以正史为经
以轶闻为纬
不尚虚诬
不尚藻丽

蔡东藩

三說一書

中国工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蔡东藩说三国 / 蔡东藩著. —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10. 6

ISBN 978 - 7 - 5008 - 4730 - 4

I. ①蔡… II. ①蔡… III. ①中国—古代史—三国时代—通俗读物 IV. ①K236. 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24839 号

出版发行：中国工人出版社

地 址：北京鼓楼外大街 45 号

邮 编：100120

电 话：(010) 62350006 (总编室)
(010) 82075934 (编辑室)

发行热线：(010) 62045450 62005042 (传真)

网 址：<http://www.wp-china.com>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三河市国英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2010 年 8 月第 1 版 201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70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字 数：300 千字

印 张：16.25

定 价：26.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出版前言



在中国，三国的历史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曹操、刘备、关羽、张飞、诸葛亮等人物几乎家喻户晓。这要归功于《三国演义》的风行。作为中国四大名著之一，《三国演义》对大众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如果从历史的角度进行考察，《三国演义》中的故事和三国真实的历史则相去甚远。比如，过五关斩六将、单刀赴会、草船借箭、华容道等精彩故事，或为虚构，或为张冠李戴。客观上讲，《三国演义》毕竟是小说，在艺术上达到了极高的程度，用历史的真实去要求它是不合适的。实际情况是，《三国演义》自产生以来就在民间广泛传播，无意中也承担了普及三国历史的功能。其间的真假是非，大众是难以辨别的。而记载三国真实历史的《三国志》则和其他许多正史一样，由于语言的晦涩，很难在民间普及。

本世纪以来，由于电视、网络等现代传媒的推动，人们对历史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历史书的出版渐成潮流，易中天、当年明月等人成为时代的宠儿，为大众所喜爱。他们采用通俗的写法、现代的视角、幽默活泼的语言使得历史故事变得生动、历史观念变得丰富、历史人物变得丰满。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一切当代的特征都能在以往的历史中找到根据，这样的观念在历史写作中得到贯彻。人们更加强烈地意识到，读史使人明智，使人透彻，而中国，正是历史资源最为丰富的国度。

其实，通俗历史的写作，在中国由来已久。20世纪通俗讲史的大家有蔡东藩、黎东方和吕思勉等人，其中影响最大的应是蔡东藩。他创作的“中国历代通俗演义”（或称“历朝通俗演义”，含11部），再现了从秦朝到民国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蔡东藩因此成为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历史演义作家，有“古今说史第一人，通俗史著第一书”之誉。因为这套书的写作，蔡东藩耗时十年，身体日渐

【蔡东藩说三国】

病弱，迅速衰老。这套书可称为他的呕心沥血之作，总字数达600余万字。放眼当时的世界，只有威尔·杜兰的《世界文明史》（11卷，1000多万字）可与之相比，而威尔·杜兰却用了40年的时间。我们应该记住，20世纪中国通俗历史写作的天才，当非蔡东藩莫属。

生于1877年的蔡东藩，逝世于抗战胜利前夕（1945年），是浙江萧山人。在他的青少年时代，中国已经走到了晚清。他年仅13岁就考取秀才，才华横溢，有“神童”之称。1910年，33岁的他在北京朝考得中，前往福建做知县候补，目睹官场腐败，深为叹息：“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我枉文以求知，已增惭汗。如果再枉道以求官，那等于为国添一蝇狗，即为国家多一蠹贼。负己尚可，负国负民，断不可以。”遂弃官而去。此时，比他小4岁的鲁迅刚从日本留学归来，同样为时势所困，不得施展，八年后，在《新青年》一举成名；不满20岁的毛泽东正在湖南为选择自己的学业思虑不已。蔡东藩放弃了仕途，前途渺茫，家庭负担又非常沉重，多有不幸，其后以教书、编书、替人做考试枪手为业，抑郁不得志。1912年，民国建立，后来袁世凯复辟帝制。蔡东藩幽愤时事，提笔为文，从1915年到1916年间，完成了一部五十万言的《清史演义》，几经辗转，由上海会文堂新记书局出版。而后一发不可收，蔡东藩历时十年先后完成了清史、元史、明史、民国史、宋史、唐史、五代史、南北史、两晋史、前汉史、后汉史等创作。此外他还创作有《中华全史演义》（吕抚原著，蔡东藩增订）、《慈禧太后演义》等作品。每一部出，读者争购，一时洛阳纸贵。当时已经海外学成归来的杨荫榆女士作为读者曾多次与蔡东藩通信，传为美谈。

蔡东藩的书，虽为演义文体，但与《三国演义》《水浒传》等虚构小说是有根本区别的。他在当时梁启超等人引领的风起云涌的“小说界革命”的影响下，借“借说部体裁，演历史故事”，而他真正的写作主张是：“以正史为经，务求确凿；以轶闻为纬，不尚虚诬。”他在《唐史演义》自序中说：“徐懋功未作军师，李药师何来仙术？罗艺叛死，鸟有子孙；叔宝扬名，未及儿女；唐玄奘取经西竺，宁惹妖魔？薛仁贵立绩天山，岂藉子妇？则天淫秽，不闻私产生男；玉环伏诛，怎得坂真圆耦？种种谬妄琐亵之谈，辞而辟之，破世俗之迷信者在此。子虚鸟有先生，谅无从窃笑于旁也。”用现在的话说，像易中天、当年明月等当今通俗历史作家一样，蔡东藩是用小说的笔法在写历史，并且“文不尚虚，语惟从俗”，追求历史的真实和通俗易懂。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蔡东藩在写作过程中，搜集考证史料，不遗余力。在写作《元史演义》时，蔡东藩认为本国元史资料过于简单局限，他尽力搜集东西史籍译本。所以《元史演义》是蔡东藩融会中国和西洋史籍而成，从而“元代先世及深宫轶事，外域异闻，凡正史之所已载者，酌

量援引，或详或略；正史之所未载者，则旁证博采，多半演入。……是足以补中西史乘之缺，不得以小说目之。”蔡东藩在《后汉演义》的自序中这样评价《三国演义》：“若罗氏所著之《三国志演义》，则脍炙人口，加以二三通人之评定，而价值益增。然与陈寿《三国志》相勘证，则粉饰者十居五六。寿虽晋臣，于蜀魏事不无曲笔，但谓其穿凿失真，则必无此弊。罗氏第巧为烘染，悦人耳目，而不知以伪乱真，愈传愈讹，其误人亦不少也。”可以看出，蔡东藩的写作态度是非常严谨的，做到了他所说的“文不尚虚，语惟从俗”。据此，蔡著历史演义写的是真实的通俗历史，是可以当做历史书读的。可以说，蔡著主本信史，旁征野史，取材审慎，观点平实，内容丰富，真实可信，叙述有法，用语雅洁，自评自注，理趣兼备，语言充满美感、诗意，具有恒久的魅力，可谓通俗史著的经典。当然，蔡著中也有一些诸如轻视女性等陈腐观念，属于时代的局限和烙印。这个我们需要注意。

一般而言，经过百年时间的淘洗，依然有生命力的书可算是好书。蔡著就是这样的书。它自出版以来已经畅销数百万册，深刻影响了几代中国人，是了解中国历史政治和传统文化的最详实读本，“成功实现了历史真实和趣味性的统一”（杨天石语），“它所起的作用，是官修的‘二十四史’或任何中国通史都无法代替的。”（裴效维语）当今很多历史学者认为蔡东藩是中国迄今为止创作量最大最为著名的通俗史家，是一位卓越的杰出的历史普及作家。

蔡著深受毛泽东的喜爱。上世纪30年代，毛泽东曾专门致电党中央驻西安工作的联络局局长李克农：“请购整个中国历史演义两部（包括各朝史的演义）。”毛泽东说的“整个中国历史演义”，指的就是蔡东藩所著的《中国历代通俗演义》。著名作家萧三在《窑洞城》一书中记录，1939年春，他在延安亲眼看到毛泽东在阅读《中国历代通俗演义》中的《宋史通俗演义》。毛泽东对萧三说，这是他托人特地从西安买来的。毛泽东十分珍爱蔡东藩著作的这套通俗演义（石印绘图本），从延安到北京，历经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至今仍保存在中南海毛泽东故居的书架上，其中《清史通俗演义》还放在他的卧室里。我们可以想见毛泽东对这套书的珍爱了。1980年代，台湾历史学者李敖将这套书编成“中国历史演义全集”出版，畅销一时，刷新台湾出版历史，是台湾远流出版社的镇社之书。这套书在大陆也不断再版，史学大师顾颉刚、著名历史小说家二月河、北大教授张颐武、历史学家杨天石等对这套书极为推崇。

这本《蔡东藩说三国》取自蔡东藩所著《后汉演义》后四十一回，从黄巾起义一直讲到晋朝建立，再现了三国的精彩历史。蔡东藩在讲述中，经常指出《三国演义》的虚构之处，并加以辨析，论证真伪。因此，本书可与《三国演义》对

【蔡东藩说三国】

照阅读。蔡著原文目录为“章回体”，本书将“回”改成“章”，使其更有史著风格，其他则不作变动。本书文字，参照各种版本进行了校勘，除硬伤外，皆尊重蔡著原文，不作改动。

当前三国题材的各种影视剧作品非常多，但离三国真实历史越来越远，让人感叹。而本书作为一部真正意义上的三国通俗历史，希望读者朋友们喜欢。

编者
2010年7月

目 录



出版前言 001

第一章	挟妖道黄巾作乱	毁贼营黑夜奏功	001
第二章	曹操会师平贼党	朱儁用计下坚城	007
第三章	起义兵三雄同杀贼	拜长史群寇识尊贤	012
第四章	请诛奸孙坚献议	拚杀贼傅燮捐躯	018
第五章	登将坛灵帝张威	入宫门何进遇救	024
第六章	元舅召兵泄谋被害	权阉伏罪奉驾言归	030
第七章	逞奸谋擅权易主	讨逆贼歃血同盟	036
第八章	议迁都董卓营私	遇强敌曹操中箭	042
第九章	入洛阳观光得玺	出磐河构怨兴兵	048
第十章	骂逆贼节妇留名	遵密嘱美人弄技	054
第十一章	元恶伏辜变生部曲	多财取祸殃及全家	060
第十二章	攻濮阳曹操败还	失幽州刘虞黎戮	066
第十三章	糜竺陈登双劝驾	李傕郭汜两交兵	072
第十四章	御跸蒙尘沿途遇寇	危城失守抗志捐躯	078
第十五章	孟德乘机引兵迎驾	奉先排难射戟解围	084
第十六章	略横江痕迹兴师	下宛城痴情猎艳	090
第十七章	策十胜郭嘉申议	劝再进贾诩善谋	096
第十八章	复谏招尤吕布殒命	推诚待士孙策知人	102

第十九章	穿地道焚死公孙瓒	害国戚勒毙董贵妃	108
第二十章	袁本初驰檄疗风疾	孙伯符中箭促天年	114
第二十一章	焚乌巢曹操屡施谋	奔荊州刘备再避难	121
第二十二章	守孤城审配全忠	嫁二夫甄氏失节	127
第二十三章	出塞外绕途歼众虏	顾隆中决策定三分	133
第二十四章	入江夏孙权复仇	走当阳赵云救主	139
第二十五章	召周郎东吴主战	破曹军赤壁鏖兵	145
第二十六章	续嘉耦老夫得少妻	上遗箋壮年悲短命	151
第二十七章	拒马儿许褚效忠	迎虎主刘璋失计	157
第二十八章	失冀城马超奔难	逼许宫伏后罹殃	163
第二十九章	见外使奸雄代捉刀	察重伤功臣邀赐盖	169
第三十章	得汉中刘玄德称王	失荆州关云长殉义	175
第三十一章	济父恶曹丕篡位	接宗祧蜀汉开基	181
第三十二章	陆伯言定计毁连营	刘先主临危传顾命	188
第三十三章	尊西蜀难受东吴使	平南蛮表兴北伐师	194
第三十四章	失街亭挥泪斩马谡	返汉中授计戮王双	200
第三十五章	木门道张郃毙命	五丈原诸葛归天	206
第三十六章	王子均昌言平乱	公孙渊战败受擒	212
第三十七章	承遗诏司马秉权	缴印绶将军赤族	218
第三十八章	猛姜维北伐丧师	老丁奉东兴杀敌	225
第三十九章	司马师擅权行废立	毋丘俭失策致败亡	231
第四十章	满恶贯孙𬘭伏诛	竭忠贞王经死节	237
第四十一章	失蜀土汉宗绝祀	篡魏祚晋室开基	244

第一章



挟妖道黃巾作亂 毀賊營黑夜奏功

却说宋皇后被废后，忽忽间已过两年，尚未册立继后，六宫无主，当由内外臣工，一再申请，乞立继后，以宣阴化；灵帝乃立贵人何氏为皇后。后出身微贱，本是一个屠家女儿，父名真，家居南阳，营业积资，每思攀援权贵，博些微名，凑巧宫中招选采女，遂囊金出都，赂遗中官，得将女儿充选；也是这女应该大贵，生成一副花容玉貌，比众不同，身长七尺一寸，肌肤莹艳，骨肉婷匀。灵帝素来好色，瞧着这个美人儿，哪有不喜欢的道理？衾裯使抱，列作小星，几度春风，含苞结种，十月满足，生下一男，取名为辩。时后宫常生子不育，灵帝恐再蹈覆辙，特令乳媪抱辩出宫，寄养道人史子眇家，号曰史侯。名为皇帝，何亦做村妪思想？因即册何女为贵人，甚有宠幸，至是竟得立为皇后，征后兄进为侍中，嗣复追封后父真为车骑将军，兼舞阳侯，号后母兴为舞阳君。后性刚多忌，既得正位，尚恐他人夺宠，随时加防。偏有赵国佳人王氏，为前五官中郎将王苞孙女，也得应选入宫，姿色与何后相同，才具比何后较胜，能书能算，应对尤长，灵帝又不肯放过，再令她入侍巾栉，好几次鸾颠凤倒，更种成欢叶爱苗，灵帝因她身怀六甲，晋号美人。汉制宫中妃媵，贵人以下为美人。何皇后略有所闻，侦察愈严，常图陷害；还是王美人生性聪敏，备豫不虞，有时进谒正宫，往往用帛束腰，不令大腹宣露。无如胎中儿日大一日，美人腹亦日胀一日，累得王氏朝夕不安，只恐隐瞒不住，当下购服堕胎药，饮将下去，满望胎得堕落，还可保全性命；哪知药竟无灵，胎终不动，夜间复得梦兆，屡次负日前行，心中暗想：莫非应生贵子，未便使堕？于是不再服药，听天由命，也是这个胎中儿该有三十年帝号，所以安居腹中，无论如何刺激，总得保存过去。好不容易过了十月，不坼不劈，脱离母

胎，侍女报知灵帝，灵帝自然心欢，替他取下一名，是一协字。协既产出，王美人身尚未健，须服药调治；那何后阴谋设计，密遣心腹内侍，赍着鸩毒，走至王美人宫内，觑隙置入药中，王美人虽然伶俐，究竟防不胜防，服毒以后，呜呼毕命！可怜。灵帝闻丧，亲往验视，看她四肢青黑，料是中毒，禁不住泪下潸潸；再经查究起来，察出何后下毒情由，顿时怒不可遏，即欲将何后废去。慌得何后又惊又惧，急忙贿嘱曹节、张让等人，代为缓颊，竭力斡旋。果然钱可通神，奸能蒙主，曹节等从中吁请，得使何后位置，仍然稳固，毫不动摇。惟灵帝预防一着，令将王美人所生子协，寄居永乐宫，请董太后留心抚养；董太后却一口应承，协始安然无恙，免遭暗算。灵帝尚悼亡心切，凭着生平才学，撰成《追德赋》、《令仪颂》两篇，词旨缠绵，如泣如诉。但身为天子，不能庇一妇人，终觉得乾纲失纽，薄幸贻讥，虽有哀词，无从共谅；因此遗制失传，徒有篇名流播罢了。惟灵帝不但好色，并且好游，特在洛阳宣平门外，筑起两座大花园，署名筚圭苑，分列东西，东筚圭苑，周一千五百步，西筚圭苑，周三千三百步；又在两苑旁增造灵昆苑，规制与两苑相同，苑中布置，备极繁华，小子也无暇细述。灵帝尚嫌不足，更在阿亭道筑造台观，高至四百尺，又特置园圃署，用宦官为令，再就后宫中设市列肆，使诸采女相率贩卖，由灵帝自作肆主，易服为商，握算持筹，估贏较绌。其实灵帝究非商人，怎知情伪？所有肆中货物，辄被诸采女窃去，甚至彼多此少，人有我无，弄得暗争明斗，吵闹不休，只瞒过灵帝一双眼睛。灵帝反自鸣得意，昼督诸女贸易，夕拥诸女酣宴，把朝政置诸不顾，一味儿纵乐寻欢。宫女以外，尚有一班阉人子弟，入宫服役，玩弄狗马，灵帝俱赏赐爵禄，使着进贤冠带绶。进贤冠，系汉朝文官服饰。又往往用四驴驾车，由帝亲自执轡，驰驱苑中，京师互相仿效，驴价与马价相齐。有时郡国贡献方物，必令先输例钱，纳入中署，叫作导行费，一人聚敛，四海沸腾。中常侍吕强，夙具忠诚，因上疏进道：

天下之财，莫不生之阴阳，归之陛下，本无公私之别；而今尚书方敛诸郡之宝，中御府积天下之缯，西园引司农之藏，中厩聚太仆之马；而所输之府，辄有导行之财，调广民困，费多献少，奸吏因其利，百姓受其敝；又阿媚之臣，好献其私，容谄姑息，自此而进。旧典选举，委任三府，三府有选，参议掾属，咨其行状，度其器能，受试任用，责以成功，若无可察，然后付之尚书，尚书举劾，请下廷尉复按虚实，行其赏罚。今但任尚书，或复敕用，如是三公得免选举之负；尚书亦复不坐，责赏无归，岂肯空自苦劳乎？夫立言无显过之咎，明镜无见疵之尤，如恶立言以记过，则不当学也；不明镜之见疵，则不当照也。愿陛下详思臣言，不以记过见疵为责，则圣德懋而天下安矣！

灵帝沉迷不醒，怎肯听从？四府三公，又多凭宦官好恶，随势进退，还有什么公是公非？自从太尉段颎，与司徒刘郃，相继诛死，后任为刘宽、杨赐，两人皆负重望，足谐舆论；惟司空张济，趋奉权阉，赃私狼藉。哪知宽与赐任职年余，并皆罢去，独张济居位如故，另用许暠为太尉，陈耽为司徒。暠品行贪鄙，不亚张济；惟陈耽尚有清操，不久免职，再起袁隗为司徒，三公并系阉人党羽，浊乱可知。天变人异，历年不绝，日食星孛，河决山崩，最奇怪的是洛阳女子，生下一个婴儿，两头四臂，似人非人，为此种种妖异，遂引出无数妖人来了。时钜鹿郡有张氏弟兄三人，长名角，次名宝，又次名梁。角读书不成，误入左道，自号大贤良师，诱惑愚民，设坛讲授，所谈一切，无非是假托黄老，以伪乱真。会值民间大疫，十病九危，角得乘间行私，查得几个医疫古方，锉合成药，用水煎汁，倾入瓶内，为人治病，病人踵门求药，他便将药水取出，假意烧符持咒，令病人跪拜坛前，然后给药与饮，有数人命不该死，饮下药水，果得病退身安，于是奉角为神，辗转称扬；每日至角处求医，多约百余人，少亦数十。角复自称为太平道人，另遣门徒周游四方，转相诱惑，大约过了十多年，凡青、徐、幽、冀、荆、扬、兖、豫八州人民，无不不知有张大贤良师，交相倾慕，甚且弃卖财产，争赴张门，奔波跋涉，虽死不辞。因此十余年间，徒众多至数十万，郡县未识角意，反誉角善道教化，为民所归。独司徒杨赐引为深忧，尝与掾吏刘陶相语道：“张角等蛊惑百姓，必为后患，现今势已蔓延，若即令州郡捕讨，恐反激成速变。我意欲饬刺史二千石，简别流人，各使归籍，待至邪党散去，贼目自孤，那时派吏往捕，不劳可获！卿以为此法善否？”果行是言，何至骚扰八方？陶应声道：“这正如孙子所云：‘不战屈人’，怎得谓非善策呢？”赐即将所拟计策，列入奏章，条陈上去，多日不见施用，赐乃因病乞休。刘陶更申前议，乞请照行，略言张角阴谋日甚，四方谣言，谓角等潜入京师，覩视朝政，欲图不轨，州郡互相忌讳，不欲上闻，宜亟下明诏，购捕角等，赏以国土，有敢回避，与贼同科。灵帝仍不以为意，将原疏留中不报。

角逍遙法外，私置三十六方，大方万余人，小方六七千，各立渠帅，位等将军；何不尽称道人？讹言“苍天当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老天也有生死语，真奇怪。阴令徒党混入京中，夜用白土为书，自京城寺门，以及大小官署，皆写成甲子二字。甲子岁次，就是灵帝光和第七年，大方贼帅马元义，先收荆、扬无赖徒数万人，与张角约期起兵，自己辇运金帛，至京师贿通中常侍，约为内应。中常侍曹节已死，赵忠、张让、夏恽、郭胜、段珪、宋典、孙璋、毕嵒、栗嵩、高望、张恭、韩悝等十二人，皆得封侯，贵盛无比；又有封谞、徐奉，亦得邀宠，但不及赵忠、张让的威权。灵帝尝谓“张常侍是我父，赵常侍是我母”，所以两人势焰直同皇帝。阉人可呼为父母，张角等应不愧为祖师。封谞、徐奉虽是赵忠、张让的羽翼，但因

势力不及两人，也未免阳奉阴违；既得马元义私赂，遂不顾灵帝恩眷，竟与他订定私约，愿为内援。元义大喜，立即报知张角，约期三月五日，内外并起。角有门徒唐周，独上书告变，于是遣吏密捕元义，一鼓擒住，就在洛阳市中，处以腰刑，且诏令三司隶，查究官省直卫，及内外吏民，遇有与角交通，当即处死，诛杀至千余人；并敕冀州刺史，严拿张角兄弟。角等闻事已败露，星夜举兵，自称天公将军，号弟宝为地公将军，梁为人公将军，所有徒众，统令头上包裹黄巾，作为标记，因此时人呼为黄巾贼。角党三十六方，同时响应，燔烧官府，劫掠州郡，遂致烽火连天，中外俱震。灵帝迭接警报，也觉得焦急起来，乃命何皇后兄进为大将军，加封慎侯，使率左右羽林兵五营，出屯都亭；复就函谷、太谷、广成、伊阙、轘辕、旋门、孟津、小平津八关，派员扼守，赐名八关都尉，严遏黄巾。偏是贼势浩大，官军多望风披靡，莫敢争锋，警信传达京师，几乎一日数至；灵帝不得已大会群臣，共议讨贼方法。北地太守皇甫嵩，方述职还都，入朝与议，力请赦除党禁，并发中藏私钱，西园厩马，班赐军前，鼓励士心。这两事为灵帝所厌闻，但到此无可如何的时候，也不便固执成见，因再询诸中常侍吕强。强乘势进言道：“党锢久积，人情怨愤，若再不赦宥，将与张角合谋，为患滋甚，后悔无及！今请先考核左右，诛贪惩浊，复大赦党人，察量二千石刺史能否拨乱致治，虽有盗贼，亦无虑不平了！”灵帝乃颁下赦书尽弛党禁，凡从前坐罪被徙诸徒，一体放还；独张角不赦。遂诏求列将子孙，大发天下精兵，使尚书卢植为北中郎将，督领北军五校士，往讨张角，再进皇甫嵩为左中郎将，谏议大夫朱儁为右中郎将，共发五校三河骑兵，并募壮丁四万余人，分讨颍川黄巾贼。三将俱晓畅戎机，热心报国，一经简选，当即分道进兵；途次探悉盗贼诡谋，尚有勾通内侍消息，自然据实奏陈。封谞、徐奉，曾私交贼党马元义，元义诛死，两人慌忙得很，只恐谋泄并诛，因将所得金帛，转赠张让，求他代为转圜；让即为入白，寥寥数语，便把封、徐两人的逆谋，刷洗净尽。阿父训令，为皇儿的应该服从。至三将奏报到京，灵帝复诘责诸常侍道：“汝等常谓党人欲危社稷，概令禁锢，今党人且为国用，汝等反敢通贼，应斩与否，可令汝等自说！”诸常侍连忙跪下，叩头流涕道：“这皆是王甫、侯览等所为，臣等实未知情，乞陛下恩宥！”好一条推诿法。灵帝见他们哀求情状，又不禁心中怜惜，谕令起身；但将封谞、徐奉两人，下狱治罪。诸常侍尚怀疑惧，陆续求退，各自诏还京外子弟，不令为吏。灵帝还要温语慰留，叫他们安心守职。独吕强看不过去，劝灵帝速惩逆党，毋再养奸，灵帝才诛封谞、徐奉，余皆不问。赵忠、夏恽，与封、徐交谊颇深，遂共谮吕强，谓与党人共毁朝廷，屡读《霍光传》，志在废立，且强兄弟出为郡吏，并贪秽不法，应即究治。灵帝不察真伪，便令小黄门持剑召强。强不觉动怒道：“我死，内乱不可复止！大夫欲尽忠国家，怎能坐对狱吏，枉受棰楚

呢？”说着，便取过小黄门手中持剑，向颈一挥，流血毕命。死得可惜。小黄门见强已自杀，当即回报。赵忠等又进谗言道：“强未知所问，便即自尽，显系情虚畏罪，惶急轻生！尚有强亲族留存，须再加明审，休使漏网！”灵帝因复收强亲属，没入财产。侍中向栩，上书论事，讽刺阉党，又为张让所诬，说他与张角通谋，欲为内应，即收送黄门北寺狱，把他处死。郎中张钧，复上书指斥宦官，有云：

窃惟张角所以能兴兵作乱，万民所以乐附之者，其源皆由十常侍多放父兄子弟、婚亲宾客，典据州郡，掌权财利，侵掠百姓；百姓之冤，无所告诉，故谋议不轨，聚为盗贼，宜斩十常侍，悬首南郊以谢百姓！又遣使者布告天下，方可不烦师旅，而大寇自消矣。

灵帝得书，取示张让等人，叫他们自阅。又要断送张钩性命了。让等看毕，统吓得形色仓皇，各免冠徒跣，叩首谢罪，乞自诣洛阳诏狱，并出家财补助军饷。何不依他？灵帝又心怀不忍，谕令起着冠履，照常办事，且愤然道：“钩真狂奴，难道十常侍中，竟无一善人么？”张让等始谢恩而退。钩却不管死活，申疏如前，益惹动权阉怒意，阴嘱御史构成钩罪，拘系狱中，指为学黄巾道，拷死杖下。前司徒杨赐，复起拜太尉，代许嵩后任，灵帝召赐入问，商及讨贼事宜，赐上言欲禁外寇，先黜内奸，明明是救时良策。偏灵帝心怀不悦，竟将赐免官，改用太仆邓威为太尉，并罢去司空张济，特遣大司农张温为司空；一面诏饬三中郎将，限期平贼。左中郎将皇甫嵩、右中郎将朱儁，各统一军，驰赴颍川。儁与黄巾贼波才相遇，两下交锋，儁军败退；波才进攻皇甫嵩，嵩暂避贼锋，退保长社，凭城自固。各处黄巾贼，闻得官军败退，越加猖狂，南阳黄巾贼张曼成，攻杀太守褚贡；汝南太守赵谦，又被黄巾贼杀败；幽州刺史郭勋，及太守刘卫，均为黄巾贼所杀。那颍川黄巾贼波才，复乘胜进围长社，皇甫嵩婴城拒守。部下兵不过数千，俯瞰城下贼众，约有数万，不由的相顾失色。嵩下令军中道：“贼势虽盛，我自有计破他，汝等但能静守，听我号令，包管破贼！”军士闻知，稍稍安定，协力守城，波才攻扑数次，因城上矢石交下，不能得手。时当仲夏，天气溽暑，贼众多结草为营，罢战乘凉，嵩乃召语军吏道：“兵有奇变，不在多寡，今贼众依草结营，正好用计破灭了！”军吏问是何计，嵩不慌不忙，说出一条火攻的计策，且嘱咐道：“贼众借草自蔽，一遇火烧，必致四延，延烧以后，还有不惊乱么？我若乘势出兵，四面绕击，定可大胜，灭贼建功，就在今夜哩！”军吏听着，齐称好计。嵩即令军士各束草炬，每人一扎，待至黄昏将静，俱执炬登城；可巧大风四起，天昏如墨，各军士用火爇炬，齐向贼营中抛去，草遇火燃，火随风炽，霎时间烟焰冲天，贼众大惊。嵩复使锐士开门出城，四逼贼营，再纵火大

【蔡东藩说三国】

呼，声彻郊野，城上亦举燎相应，慌得贼众骇愕万分，不知所措；嵩又从城中鼓噪而出，麾动部兵，驰突贼阵，贼皆股栗，觅路乱奔。经嵩驱兵进击，杀得群贼尸横遍野，血落成渠。转眼间已是天明，忽又有一彪军杀到，截住贼众去路，为首一员将弁，细目长须，仪容不俗，看官欲问他来历，乃是一位汉末枭雄，特奉朝命，来此杀贼。正是：

欲平贼党非难事，且看枭雄已出场。

欲知此人为谁，且待下回报明。

黄门用事，引出黄巾，以内贼召外贼，古今来衰乱之征，大都如是，何疑乎张角？角之所为，殆亦一篝火狐鸣之小智耳。封谞、徐奉，与贼相应，灵帝既已察觉，应立申国宪，置诸死刑，顾必待诸内外之奏请，晚矣！且张让等日侍左右，亦有通贼之嫌，乃姑息勿诛，使之反噬正人；吕强为内侍中之忠且直者，而迫之使死，向栩、张鈞，皆以直言受戮，昏愦如此，天下宁有不乱乎？皇甫嵩用火攻计，燔烧贼众，此为兵法上之所易知者；但施诸乌合之贼，即此已足。波才小丑，原不足道；而张角之破灭，亦借此为先声之举，莫谓皇甫非良将才也！

第二章



曹操会师平贼党 朱儁用计下坚城

却说黄巾贼波才，被中郎将皇甫嵩击败，觅路乱奔，途次又为官军所阻；为首将领，乃是骑都尉曹操。奸雄发轫。操字孟德，小名阿瞒，系沛国谯郡人，本姓夏侯氏，因父嵩为中常侍曹腾养子，故冒姓为曹；少时机警过人，长好游猎，放浪无度，不治生产。有叔父恨操无行，尝白诸曹嵩，嵩因即责操，操心中记着，偶与叔父相值，即翻身倒地，状若中风；叔父忙向嵩报明，嵩急往抚视，操已起立。嵩问操道：“汝病已全愈否？”操答言无病，嵩复问道：“汝叔谓汝中风，怎说无病？”操佯作惊疑道：“儿并未中风，想系叔父恨儿，乃有是言！”父可欺，何人不可欺？嵩信以为真，遂听令放荡，不复过问。乡人见他斗鸡走狗，行同无赖，相率鄙夷，独梁人桥玄，曾为太尉。南阳人何颙，不同俗见，视操为命世才，尝语操道：“天下将乱，非人才不能济事，将来欲安天下。所赖惟君！”何颙亦言汉室将亡，惟操可安天下。未免高视阿瞒。操因此自负，常与两人往来。桥玄复嘱操道：“君尚未有名，可交许子将，当得蜚声，幸勿自误！”操应命自去。这许子将系许劭表字，劭为前司徒许训从子，籍隶汝南，具知人鉴，与从兄靖，俱负重名，凡乡里人物，一经评骘，往往垂为定论。他且性好褒贬，每月一更，故汝南人称他为月旦评。及操往见劭，劭正为郡功曹，延操入室，互谈世事，操却应对如流，惟劭随便酬酢，或吐或茹，累得操烦躁起来，禁不住质问道：“操奉桥公训诲，特来访君，君素善衡鉴，请看操为何如人？”劭微笑不答。已经瞧透。操愤然道：“见善即当称善，见恶即当言恶，奈何善恶不分，徒置诸不答呢？”劭为操所逼，方应声道：“汝系治世能臣，乱世奸雄！”确是至论。操毫不动怒，反大喜道：“君真可谓知己了！”操亦自认为奸雄。遂别劭还里。年二十，得举孝廉，进拜郎官，调任洛阳北部尉，甫入廨舍，即缮治四门，特设五

【蔡东藩说三国】

色棒十余条，悬挂门首，一面张示立禁，如有违犯，不论贵贱，一体棒责；小黄门蹇硕，方得灵帝宠眷，有叔父提刀夜行，适犯禁令，操饬左右将他拿住，用棒打死。嗣是豪贵敛迹，无人敢犯，操遂扬名中外，迁顿丘令，复受征为议郎。黄巾贼起，朝廷授操骑都尉，使率军士数千人，往助皇甫嵩朱儁，讨颍川贼。操引兵驰抵长社，正值贼众败走，乐得乘贼危急，截杀一阵，贼众心慌意乱，哪里还敢对敌？但得冲开死路，连忙抱头窜去，操挥兵杀贼多人，夺得旗鼓马匹，不可胜计。待至残贼尽遁，皇甫嵩亦领兵赶到，与操相会，自然欢洽，当下合兵追贼，长驱直进，朱儁亦到来会师，三路兵联成大队，逐贼出境；波才等收众再战，复为官军所败，击毙至数万人，颍川乃平。皇甫嵩上表告捷，有诏封嵩为都乡侯，嵩益加振奋，邀同朱儁曹操，进讨汝南、陈国诸贼；贼目波才，方逃至阳翟，打家劫舍，抢夺民粮，一闻嵩等又到，慌忙集众对敌，已是不及，嵩、儁、操三面兜拿，得将残贼剿灭净尽，波才无路可奔，眼见是妻子就戮了。么么小丑，有什么好结果？嵩等再驰抵西华，适有贼目彭脱，在该地猖獗害民，未曾经过大敌，冒冒失失，来与嵩等接仗，交战至一二时，已被嵩等捣破阵势，纷纷溃散，嵩下令招降，贼多匍匐乞命，彭脱见不可支，夺路遁去；汝南陈国诸贼众，俱至嵩营投诚，两郡又平。嵩上书白状，将首功让诸朱儁，并言操亦杀贼有功，这是皇甫嵩好处。朝廷加封儁为西乡侯，赐号镇贼中郎将，迁操为济南相；复令嵩讨东郡，儁讨南阳，操赴济南任事，于是三人受诏，分途告别。是时北中郎将卢植，连破张角，斩获至万余人，角走保广宗，由植追至城下，筑围凿堑，造作云梯，正拟誓众登城，为歼贼计；不意都中来了小黄门左丰，赍着诏书，来视植军，植瞧他不起，勉强迎入，淡淡的酬应一番，丰含有怒意，匆匆辞行，或劝植厚送赆仪，植摇首不答，听令还都。丰星夜驰归，入白灵帝道：“广宗贼容易破灭，可惜卢中郎固垒息军，连日不动，臣看他是要留待天诛了！”灵帝听了，不禁怒起，立派朝使带着槛车，拘植入都，另调河东太守董卓为东中郎将，代植后任。说起这个董卓，本是陇西郡临洮县人，表字叫作仲颖，素性粗猛，兼有膂力，平时能带着两鞬，左右驰射。鞬即弓袋。陇西一带，羌胡杂居，卓尝往来寨下，交结羌豪，羌豪见卓多力，并皆畏服，桓帝末年，曾入为羽林郎，从中郎将张奂征羌，得为军司马，转战有功，见前文。迁拜郎中，赐缣九千匹。卓慨然道：“我得叙功，全靠军士。”乃将缣分赏军士，一无所私。后来如何专欲自恣？嗣出任并州刺史，转为河东太守，至是奉诏为东中郎将，持节至广宗军营。军中因卢植被拘，心怀不服，再加卓颐指气使，满面骄倨，越使军心生贰，不愿效劳；张角却从城中突出，来攻董卓，卓麾兵与战，兵皆退走，卓亦禁遏不住，只好返奔；却被张角追至下曲阳，夺去许多辎重，角满载还城，留弟张宝屯守，与卓相拒。卓自知不敌，没奈何上表乞师，灵帝严旨谴卓，勒令罢职，特遣皇甫嵩进兵讨角。嵩正进剿